

隔簾花影錄



上海振華書館印行

隔簾花影錄卷二

華亭銀簫舊王戲述

第六回 拙謀生吳郎氣短 置男妾韓女情狂

朱廣才那天在金素寶家請客有姓柳魏的兩個松江客人正是公敷和伯神他兩人本是結伴來閑逛的那日受驚出來過了幾日特地來至廣才伯神和叔武是京裏舊交廣才也告知這事大家賞歎金素寶一日和伯神回到松江公敷到家時雙玉早在候着原來自牛笛仙搬來家青租一班執袴子弟在家賭錢吃酒家裏一切食用非常闊綽劍珍又會做大瓊姊妹和劍雅不時過去閑坐公敷本甚愛他侄女更不用說了只有雙玉脾氣甚是孤僻笛仙的行徑不甚黝得上雖隨公敷去過幾次很是落落所以不大願去只不好教別人也不去因爲愈着大瓊家去了一兩天便來柳家大瓊到得柳家和公敷在劍珍那邊時多在這邊少除却出去看朋友外一個人坐在樓上

看書或是利寄媽馬氏講話馬氏免不得當公敷背後說大瓊的壞話雙玉聽了更是沒趣只晚公敷從上海回來看雙玉無精打采的便問其故雙玉只得說了公敷歎道我也看得出些但是他也是好意因爲你是個無恆產的人我既作主把他給你當然你要擔負他一輩子你應該要想謀生的法子免得結婚之後弄待過不下去我看他爲此擔憂你若能卽日找得一樁事情做做他便不冷談了雙玉聽了不覺憤憤道原來如此我吳某沒有恆產是他早已知道的我雖是沒志氣的也頗想做些事業決不見得我不養他反要他來養我有話他自己也能與我說何必用冷淡來逼人公敷道我給汝說是好意你如何反怪起我來話雖如是謀生賺錢是正事你能辦到便不枉我一番苦心咧還有一層我無妨教你知道正纏得我沒法雙玉忙問何事公敷道他受你的聘雖是他自己的願意一半是我做主他現在慮着嫁你之後不夠川度要你撥五十畝田給他我本是很愛你兩人的有無不肯不過我手頭現錢沒

有祖田都是子粹經營我雖有我的權衡做了出來豈不給人家派不是我就
不容易答應他所以這幾天他不但冷談你和我也很齟齬我爲此事很是爲
難雙玉聽了老大的不起勁歎着氣說道寄爺給他不給他是寄爺和他的情
分我沒這副老面皮貪他討來的橫財至於我呢盡着心兒去謀事賺錢將來
的窮通利達都是兩人的命他要安不得貧我也沒法雙玉還要講話忽聽扶
梯上腳聲忙停了話一上看上來的正是大瓊大瓊說舅父回來了伯神可是一
同回的說着揀在一個椅子上坐下雙玉的生氣本因大瓊冷淡着沒來如今
來了只好把方才的氣憤隱在肚內依舊和平時一樣靠近大瓊坐了把臉兒
貼緊他肩上大瓊也並不有異公敷忽道我們剛在說你他因你近日不和他
親近狠是沒趣我也把你謀事的意思和他說過雙玉不防公敷當面說破不
覺漲紅了臉大瓊道夫妻是一生一世的事比不得不正當的親近是長久的
怎能爭這一些至於謀事是男人家應該做的何必說是我的意思公敷不則

一聲雙玉忍不住道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打從明兒起我便去幹從前在上海的辰光每月也拿了三四十塊錢用如今倒難了拿不到這幾個錢狠不願意上回伯神要到汕頭去約着我同去後來又打消了只有我父親的一個門生在上海開什麼錢莊上月寫信給我要求我去充賬房但是商界上的人脾氣狠是不對薪水只每月十塊錢我早回了你若急切要我就事我還可望那裏去得公敷道你怎不早說他的意思並不是一天上便賺幾許大錢只消有了個地方不至於游蕩罷了大瓊可是這樣大瓊不聲似和默認那話當下小瓊劍雅也來了大家熱鬧一回到晚大瓊姊妹去後雙玉轉了一夜的念頭次朝起來吃過早飯出城來看望母親他母親也以爲淺就的好免得失了寄爺的歡心雙玉的意思先空身去了一次如果合意再搬行李進去不遲他母親愛子情深自然應允雙玉又到一個朋友處借了五塊錢匆匆來至車站一轉念間忽想自己從前棄商就學商界的行逕委實利自己不慣上年也賺過三四

十塊錢。一月如今拿人家十塊錢。還要受人家成日價管束。真是犯不着。現且已寫信去回了自己。再老着臉進去。豈不吃他笑話。如此一想。便一百個不高興。又想另外去謀注筆墨生活。一兩月內不見得一定沒有。至少總有二三十塊錢。強似吃那市儉的飯了。於是決意不去。當日不好去見大瓊。只得存心撮個謊主意。已定慢騰騰到一個朋友家來。這個朋友姓金名喚浩明。是個小學教員。他父親金從龍是清朝的廩生。六十出外年紀。留着鰓尾巴似的辮兒。滿口之乎者也。雙玉因避人耳目。故此來找不利公敷在一塊的朋友。多虧浩明留他住。下心裏只念着大瓊姊妹十分懊惱。一則明明在一城子裏。不能夠去見面。二則不知瞞他得過麼。便是瞞得過了他。總不以爲然。不知甚日謀得稱意的事務。纔得和他快活。雙玉正在心緒不寧。偏是從龍和他講孔孟之書。君臣之義。還痛斥民國滔滔不絕。雙玉只好唯唯否否。弄得發昏。章第十一好容易挨到從龍去睡。又和浩明閑講一回。浩明留雙玉在書房裏住。下浩明自往。

內室去睡了。雙玉睡了一回。委實不能入夢。只聽外邊風聲吼吼。猛想大瓊。這時還在劍珍那邊圍爐嗎。夜深回去。那麼風大。你怎不要我陪逼我。孤孤另另。宿在這兒呢。想着心亂如麻。不住的吟着相思無十里。同此鳳城寒的詩句。因睡不着自己。也想做首詩。寫寫胸中的鬱結。便披衣起床。把書桌上的燈拈亮了。執了枝筆。一時寫不出來。順手向桌上翻去。只見多是文府策論。制藝統編等書。還有一本日用的賬簿。面頁寫着大清宣統五年正月穀旦。吉立雙玉看了。不禁好笑。覺得冷了。縮縮瑟瑟。便睡。次朝天明即醒。只聽間壁客堂上有靴腳的聲音。雙玉聽來。狠是奇怪。輕輕的披衣下床。向門縫裏張去。禁不住幾乎笑將出來。忙用牙齒咬了袖口。原來從龍穿着天青緞外套。帶着金頂紅緯帽。伏在香案面前祈禱。後來問明浩明。方知是每天五更三點。都是如是是祈禱於天。要保佑宣統復辟的意思。雙玉不便撞破。連忙更睡。一覺醒來。已是日高三丈。浩明也已起來。相陪雙玉。胡亂洗臉進齋。謝了浩明父子。便好到公敷家。

來公敷狠是詫異道你昨天已去了怎麼今天早車趕了回來雙玉道白跑了一踰罷哩我早知這種地方不配我去況且他已有人了公敷道你爲何急要和他講我去教他來你自己講罷說着往外便走雙玉呆呆的不作計較等了一點鐘光景方見公敷走來氣吁吁道我講給他聽了看他甚是掃興要他同來他只是不來他說要來我自會來的我沒法走罷雙玉知道不妙悶着不聲白晝和伯神舜卿輩吃了一回茶回來還不見大瓊過來晚飯之後公敷往劍珍那邊逛了一回說大瓊姊妹都在那兒論不定要來的向來公敷睡得早先是睡了裏邊馬氏也早睡下劍雅同在劍珍那兒只雙玉伴着蓋不會開口的電燈公敷所住的三間樓房乃是一帶客堂樓一色裝着玻璃牕對面乃是大廳廳的西邊却是牛家所住風裏帶出一陣留聲機器的唱音來雙玉呆呆的向玻璃牕望了一回聽下邊並沒經過的聲音要是睡了怕他溜了過去不肯上樓又要挨到明天不曉得能夠見面嗎想來一顆心亂得和亂麻相似沒奈

何有些倦意。便在楊妃榻。朦朧着。忽聽下邊書房門呀。吓一聲。霍的跳將起來。一直撞下樓來。燈光之中。果見大瓊。劍雅。阿寶。一串兒。從那邊過來。雙玉還沒開言。大瓊向阿寶道。我家娘姨沒來。你送送我罷。劍雅道。四姊怎不上樓坐。一回去。雙玉湊勢道。真的我還有話和你講。咧。上海我已去過了。大瓊瞅了一眼。好似方才看見有氣沒氣的道。上海去過了。有話明兒講罷。我要去睡。咧。說着。便往外走。雙玉碍着劍雅。阿寶在旁。不好上前扭住。不放手。去阿寶也只得提着燈。隨他去了。劍雅把雙玉袖子一拖。道。睡罷。他打了四圈麻雀。輸了十幾塊錢。正在沒興。那裏肯和你閑講。雙玉氣得話也說不出來。上樓納頭便睡了。明天把望到晚。仍不見大瓊過來。悶得怎麼似的。上了燈。公敷自到劍珍那邊去。雙玉只呆呆坐在樓上。弄得坐立難安。忽聽一陣樓梯聲響。雙玉兩眼迎着走上來的。却是小瓊。穿着絲槍緞皮襖。一色棉袴。並不繫裙。頸裏一條雪白長大的絨圍巾。兩腮被風吹得豔豔的。越顯得紅白。梳着條光滑辮兒。當額斜簪。

只水鑽的別針看去是個未出閨的小姐身分見了雙玉忙停了腳說舅父呢雙玉用手向玻璃牕上一指道在那兒你來呀小瓊便走動過來雙玉用手執了他手道怎麼這冷仔細凍了小瓊點點頭道不冷這是給風吹凍的你呢雙玉道冷倒不冷厭着冷靜罷了我問你你婆家可有信來明年新春你要去麼其實他人也狠好我倒不是舊相識你不是當初狠相愛的麼怎弄到這般田地小瓊道我的事你也不必管了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只是他家恨着我我到沒老臉自己去我便要去阿姊却下不得那口氣明年我想念書去一個人有了學問自己靠得自己不要依賴什麼男人豈不乾淨要靠人家終是靠不住的雙玉歎道你也可憐說時捏的手兒還不放順勢教小瓊坐在他身上小瓊坐了一坐忙起立道阿姊要來咧雙玉道由他來怕他則甚小瓊把鼻子哼了一哼道我是比不得從前的了雙玉道怎麼說我好教他知道他這幾天爲何和我冷淡起來你究是他的妹子你該知道小瓊好似笑道我怎知道你們

熱。我。不。知。道。你。們。冷。我。倒。知。道。嗎。雙。玉。知。話。不。是。路。搭。訕。着。道。你。說。依。舊。出。去。念。書。希。望。將。來。靠。自。己。這。是。我。狠。把。望。你。的。候。高。等。小。學。已。畢。業。了。明。年。去。入。什。麼。學。校。小。瓊。道。是。蘇。州。的。女。子。實。業。學。校。那。兒。不。收。學。費。畢。業。之。後。還。可。派。往。別。處。雙。玉。道。那。麼。你。新。年。上。要。去。考。了。有。人。一。同。去。入。那。學。堂。嗎。小。瓊。道。當。然。要。考。的。好。在。舅。父。和。校。裏。有。相。熟。不。愁。他。不。取。高。小。裏。的。同。學。早。約。了。幾。個。同。去。便。是。和。你。聯。過。譜。的。康。悅。貞。他。也。要。去。雙。玉。道。你。若。去。了。我。更。沒。一。個。人。好。講。話。了。說。着。狠。命。親。了。一。臉。不。提。旁。房。門。首。撞。進。一。人。却。是。大。瓊。見。了。兩。人。並。不。發。作。說。道。妹。妹。母。親。身。子。不。大。好。該。早。一。些。回。來。小。瓊。只。得。帶。着。一。臉。羞。紅。跟。他。去。了。只。夜。雙。玉。仍。是。愁。悶。一。連。幾。日。仍。是。如。此。有。時。雖。着。大。瓊。面。上。不。露。聲。色。不。過。托。故。便。走。小。瓊。更。來。得。稀。了。漸。漸。把。雙。玉。的。心。灰。了。下。去。趕。回。家。去。一。連。多。日。沒。進。城。直。至。過。了。殘。年。自。有。一。番。新。春。年。景。雙。玉。奉。了。母。命。到。公。數。家。來。拜。年。恰。好。伯。神。也。在。吃。過。菓。盤。伯。神。寫。出。首。元。旦。詩。要。雙。玉。和。雙。玉。還。

沒寫出。忽在紙堆裏尋得一張請帖。上面寫着。

月之五日吉禮候

教

韓瑞英鞠躬

申集

恕邀

雙玉看了。道請年酒。怎麼早。這位先生的名字。不像是男人。公敷一看。道幾乎把我忘了。今兒不是初五麼。我可和你倆同去瞧瞧。新鮮花樣。雙玉道他不請我。怎能同去。公敷笑道。我還要告訴你們。咧。這韓瑞英。果然是個女人。但是他的行爲。斬然是個男子。你怎不相識他。他是庚子殉難的韓太常長女。倒是名人。之後。這韓太常。稟性奇異。生了這個女兒。也是如比筆下。甚是來得。只是狠頑。拜譚瀏陽的仁學。他自己一身。要打破名節的束縛。要利男人爭個平權。如今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銳氣還是沒折。嫁的前夫死了。後來再醮。與一個姓

陶的因瑞英狠有幾個錢姓陶的落得享受近來怎麼寵了一個聽差的這聽差的是個小白臉最會服侍姓陶的不免動了醋勁向瑞英說了幾句豈知瑞英不但不受他干涉還說現在是女權恢復的時代從前男子的優勝女子統要倒轉來行我討得你後夫難道由你拈酸吃醋不許我娶男妾嗎你要不許我偏生要行還要學着男人納妾的行逕請請喜酒咧姓陶的無可如何故而乘着新年發了這個帖兒你道利害不利害伯神笑道真利害他既請是納妾的喜酒怎麼帖上並沒說明公敷道想是難以落筆他倒不曾請教你雙玉笑道這個風氣開了譬如伯神的夫人也要納起男妾來我們也討擾杯喜酒咧伯神道我的倒不須慮及只怕你的沒有止聚先納了男妾那時你只好自己去充人家的男妾公敷道我是贊成納男妾的與其偷偷掩掩的反是這樣光明得多咧瑞英那邊我的禮已送了你們倆可合送一副琴聯好在我有沒寫的聯伯神快想了句子我寫了便教下人送去晚上去鬧了一頓伯神點點頭

略一思索寫給兩人看公敷在書架上揀了一副洋金琴聯教雙玉措過了蘸着墨寫道

瑞英女士 納寵之喜

金屋雙雄無復妒

鸞巢一曲不勝歡

魏伯神
吳雙玉 謹賀

等墨跡乾了公敷教下人送去下人回來帶轉兩張同式的請帖到得四點鐘時分三人坐了轎兒直出西城到瑞英處道賀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課卷笑柄傳誦良妻談 喪牌問和聚訟教育會

瑞英和姓陶住的那所房屋是瑞英的私產好不華敞公敷等三人到得那兒下轎進內早有下人迎着行到廳堂客人已來了許多大家招呼過了伯神抬眼見正中懸着公敷送的呢幛顯出栲栳大的一個大金字和上下的款乃是

瑞英及門賢妹 小星之喜

翫

小兄柳 廷謹賀

一個戴着玳瑁眼鏡短結髻的客人笑向公敷道柳先生倒底下字切確不塊是瑞英女士的老師令人佩服我們剛在講着真是說起曹操曹操就到了公敷謙遜了一句問逸才先生甚時到松江的怎不下顧兄弟家裏史存道兄弟恰好有件勾當故而新年新月也敢了出來本想來個空兒要拜望公敷先生不期今日相遇甚是有幸當下公敷給伯神雙玉介紹過了謙遜沒完只見角門裏走出了韓瑞英來梳着東洋式蝴蝶髻兒身材狠長穿着一色藏青嗶嘰呢衣裙兩手縮在貂皮筒內脚下踏着雙大英皮鞋咯吱咯吱的走得有樣見了公敷等衆人招呼得錦上添花公敷問他丈夫可在瑞英笑道我知先生是講究男女平等的對於我的舉動當然是贊成的只恨他生着狹窄的氣量配

不上做我丈夫可見我置妾的一事不容緩了你想人生對於婚姻一事勿論男女多有一種快樂怎能教男人獨占他一個人消不完我的受情我當然不能自負了餘下的愛情當另招個人消受從前男人置妾也是這個意思可恨單單不許女人消受這種樂處中國歷史上要算武則天是第一個明眼人我雖沒有學問倒不肯和糊糊塗塗的女同胞一般的見識至於妒這一字不論男女都不能沒有的我對於他的妒意倒抱了一會樂觀因爲常見男人家娶妾大婦必要拈酸潑醋睹氣不肯見人今兒他的行徑豈不如是可見此逆已轉從前女子所受的都要還報男人身上才是衆人聽了一番議論個個驚怪只是不敢批評當時排下酒筵瑞英肅客入座酒過一巡公敷起言要請瑞英的令寵出來大家瞻仰瞻仰慶賀一杯瑞英謙遜道只怕醜陋不堪諸位見了休要見笑一面喚下人請那男妾出來片刻之間早見聽差的小雲穿得滿身花繡斯斯文文走將出來敷上一臉子雪花粉端的是眉鎖春山眼盈秋水

衆人齊聲喝個采。說瑞英女士端的豔福不淺。羞得小雲臉都紅了。遮遮掩掩不肯坐下一個客人硬拿他坐下。史存笑道：「你這先生仔細着人家的新寵。你怎麼硬扯硬拿？」那人道：「我又不是女人。」瑞英女士必不以爲弔。他膀子的說得衆人都笑。公敷道：「我們都敬新人一杯。」受領了纔有面子。瑞英分付小雲準備受領。衆人敬過幾杯。灌得小雲雙歡。緋紅醉態。可掬。說謝謝諸位老爺。委實不中喝了。瑞英道：「你他來不能喝酒在貴客之前。醉了還成什麼體統？」一個客人喊道：「不行不行。怎麼吃了人家的敬酒。獨欺負我們呢？」喊着幾個客人一齊斟上。瑞英舉起杯來。啣啣都喝乾了。說我代了他好嗎？衆人都喊：「好好一個客人。」笑道：「瑞英先生真是體貼入微。他今兒還要幹正事。怕醉了當不得你咧。」說得小雲羞了。逃去。瑞英只掄了那醉客一眼。小雲去後。客人又整整齊齊喝了一回酒。公敷和史存坐在並肩。公敷問起小天霸黃長壽的事。方知史存在南京都督處運動得了。逮捕黃長壽的急札。方始回到奉賢。由縣裏把黃長壽

捉了釘在監裏。近來聽得一個確實消息，黃長壽不知怎麼在省裏運動，特赦。如果赦了出來，那還了得。恐怕史存一家都要給他。結果故此史存召他遠近地方鄉民，如肯出頭告黃長壽，每人償給一塊錢。這事恰在年底，鄉民便堆山塞海而來，一連幾百張聯名狀子，投到鄰境各縣，不得放黃長壽出監。縣裏詳到省裏，因陰歷年關還沒發表，史存此來正爲探問此事。公敷等都贊其手段非凡。當夜盡歡而散。雙玉仍住公敷家裏，只不得和大瓊見面。歲月如梭，新年漸將過盡，各處的學堂都已開學。小瓊早考取了蘇州女子實業學校，和他舊同的康悅貞聯袂赴校。臨行雙玉不得見他一面，更自懊惱。自此柳家來得稀少。一天在家悶得夠了，進城來看望一個朋友。這朋友姓方，名喚孔章，去冬剛從北京回來，在家閒着沒事，因爲歡喜看小說，和雙玉是嗜好相同，便把小說作談天的資料。這天踏進孔章的書齋，只見他妹子穎章，怒冲冲的在那裏指手劃脚的講什麼，見了雙玉，便止住了話頭，說哥哥吳先生來了，孔章橫在籬

椅上用手一招教雙玉進內雙玉笑道你們的話被我打斷了不曉可以聽得嗎穎章道聽得的只怕吳先生聽了也要氣個發昏雙玉道是鬧着家事倒難以再問孔章道曾企通這人你可相識的雙玉道怎麼不相識他不是第二女校的教員麼孔章道可不是麼他因做教員才鬧了笑話咧舍妹也是他的門下你問他他爲着這事氣得肚皮要破咧雙玉忙問穎章穎章道說來好笑他今天上作文課出了一個題目乃是良妻談三字把這三字寫上黑板時瞎說一陣良妻的大道理我們聽得不耐煩了大家起來批駁責他有意污穢怎麼向我們學生講起妻不妻來况且教我們作文分明是要談題目的道理驟然看來竟是良妻所談他存心占我們便宜一堂同學都算他的妻子咧你道要氣不要氣向他批駁他反不服編派我們藐視師長我想師長是該當敬重的這種油頭光棍的師長本也犯不着敬重他故此一烘到校長室哭訴校長問問學堂裏請你先生該當學生都是他的妻小嗎校長一時不得開交暫且教

我們退出明兒自有道理我們課也不上散了出來等明天去看字樣要是包庇那不要臉的東西對不起我們要登報給人家看看論個曲直穎章說時又動了氣好似企通在他面前氣花兒也要吹倒人雙玉笑道原來這一回事你們也太多心他希望學生個個做良妻個個做賢母豈非正經話嗎穎章把頸兒一扭道你們男先生總是幫男先生的說了一句拿書包飛跑進去了孔章笑道偏是女學堂偏是多風潮雖是學生吹毛求疵到底企通的題目也出得太不成話你還不知他們還有一段黑幕在裏頭不過借這題目出出氣罷咧雙玉問是何事孔章道有個叫做李齡娟的可認識雙玉道怎不認識不是家裏開着客棧的嗎孔章道不錯不錯穎章因他生得幾分姿首不免懷了別意平常的作文分數已給他個極點還在衆人面前稱揚齡娟的好處把衆人批評得不值一錢因此懷恨在心他兩人的就裏人雖不得而知但是人人都側目了他出這個題目論不定是挑逗齡娟的意思以爲他們兩心相印他人

是沒相干的。豈知鬧出亂子來。雙玉道：倒是一回趣事。以後如何？我要聽個細底。咧當下談了一回。雙玉自去。次日穎章一早趕到學堂裏，只見許多同學擁在校長室外，不肯上課。你一言我一句說，不是另請國文先生也。休想我們上課。李齡娟不好獨自上課，只得跟在衆人裏，並不開口。只聽一個同學道：齡娟，你該交卷了。此番曾先生必給你一個三百分。一個同學接着道：那當然。齡娟久懷良妻之志，精深良妻之學。這一篇文章，必是做得痛快淋漓。我們都要拜讀拜讀。又是一個同學道：這怕我們沒有這眼福。這篇好文章，是只給曾企通先生讀的。一陣熱嘲冷諷，把齡娟臉漲飛紅，幾乎要哭了。正在解不得圍，幸喜走過一位教體操的女先生來，打扮得狠是時髦，因和衆人相善，便開曉衆人道：校長早贊許你們意思的，因爲商量繼任的先生，故此遲一些發表。此刻已請定男高小裏的金先生通告要貼出來了。不過校長分付我要我與諸位疏通一點，便是通告上的措詞，是給一些曾先生的面子。你們如肯答應，是

實我一個情面有幾個激烈的學生聽了那裏肯依說這種先生還給他什麼面子做校長的也該在通告上痛斥一頓說他調戲學生破壞校章的罪名免得別的男先生看樣還是懂得人事的幾個勸阻請願全校長的爲難才算答應了體操先生的話停了一回版上早貼了一張通告道

本校三四年級國文教員曾企通先生因病辭職挽留無效現聘請金浩明先生繼續擔任此佈

校長白三月一日

衆人看了笑道只怕生的是相思病麼於是帶着笑聲上堂聽講原來金浩明是個少年老成這年因男高小的前任校長去職浩明得以繼任和這女高小的校長本有親誼那天起了風潮女校長去商量浩明多虧他有空閒兼任只會企通既碎了飯碗又不夠和齡娟天天一堂相見真是怨恨交加一口毒氣噓在金浩明身上一心想尋個機兒出他一個烏氣恰是合當有事一日企通打從浩明家走過只見門首釘着麻貼着三七的孝單正中大門開了裝着半

扇的闌干門門裏遮着個屏風屏風上糊着白紙寫的是清封孺人誥封宜人顯妣費太君之靈上首道光幾年幾月幾日幾時生下首宣統六年幾月幾日幾時歿企通一看知死的是浩明的祖母看到宣統六年字樣不覺計上心來說今天被我找到錯頭了捏着指頭一算縣教育大會日期恰恰在終七之前不致被他逃了過去暗暗歡喜跑回家中好不容易挨到縣教育會開會這天懷了四角小洋準備去大嚼一頓欣然往教育會來到的會裏只見那些小學教員已聚集得不少後邊還陸續而來這種小學教員的形式在我們看去差不多有種記號這時天近驟熱穿的是竹布長衫居其大半中年的多是憔悴見於顏色有些裝着教育家的面目說起話來好像和小學生講書一般有些是年輕的滑躁少年頭髮梳得狠亮臉上薄薄敷了層雪花數中戴近視眼鏡的十居其五患着咳嗽毛病的也很多這時天天被粉筆屑飛進口鼻的緣故開會之前大家交頭接耳不知道講什麼停了一回忽聽搖鈴的聲音蜂擁到會

場。上。主。席。是。正。會。長。姓。周。名。朗。齋。乃。是。公。敷。的。兒。女。親。家。生。得。甚。是。枯。瘦。說。起。話。來。和。蒼。蠅。叫。相。似。議。過。了。幾。案。企。通。起。立。道。兄。弟。有。一。件。質。問。案。於。我。們。教。育。上。狠。有。關。係。要。請。會。長。和。衆。位。研。究。研。究。該。當。如。何。處。置。衆。人。聽。了。質。問。兩。字。大。家。向。企。通。面。上。看。不。知。他。質。問。出。什。麼。來。主。席。道。請。即。發。表。企。通。道。兄。弟。質。問。的。乃。是。質。問。高。等。小。學。校。長。金。浩。明。先。生。兄。弟。前。兒。從。他。府。上。經。過。見。他。家。故。了。個。令。祖。母。衆。人。聽。到。這。裏。莫。不。希。罕。人。家。死。了。祖。母。關。教。育。甚。事。浩。明。也。蒙。在。悶。葫。蘆。中。更。聽。道。喪。牌。上。寫。着。宣。統。六。年。幾。月。幾。日。歿。的。字。樣。兄。弟。狠。是。詫。異。我。們。中。華。民。國。成。立。至。今。不。是。三。年。了。嗎。怎。麼。會。有。宣。統。六。年。况。且。浩。明。先。生。不。聞。他。是。滿。州。人。干。係。國。法。不。是。我。們。管。的。事。然。而。浩。明。先。生。是。我。們。會。裏。的。會。員。還。是。評。議。員。又。是。縣。立。高。小。的。校。長。他。家。保。存。滿。清。背。叛。民。國。所。教。的。學。生。想。也。這。個。宗。旨。造。成。那。種。奴。隸。性。質。的。人。才。還。能。做。共。和。國。民。資。格。嗎。他。一。個。人。喪。失。資。格。還。好。教。許。多。學。生。跟。他。做。奴。隸。那。還。了。得。試。問。會。長。滿。

清的奴才可做共和國的校長嗎。如此貽誤青年教育前途。何堪設想。給縣裏知道了。論不定會長還要擔姑容之罪。兄弟和浩明先生無冤無仇。事關重大。不得不質問。一下子浩明聽了。方誤企通有繼任之仇。要待辯白。早見一個會員起立。道：聽曾君的話。質問的狠是切。當兄弟附議。這人聽了。接着一陣拍掌之聲。那般都是賺六七塊錢的教員。高小學校的美缺。垂涎已久。看浩明年紀甚輕。居然是校長。恨不得擠了他去。如今見有人質問。禁一住一鼻孔。出氣會長在檯上道：諸位靜些。浩明先生府上可有這事。浩明起立道：有的。這是家嚴的主意。兄弟不便干預。至於兄弟校裏的教授。何曾有反背國民的地方。今被企通先生任意污蔑。兄弟個人是沒相干的。敝校的名譽。推扳不起。兄弟倒要問企通先生。破壞校譽之處。企通還沒答話。一個會員搖頭擺尾道：浩明先生可不容易。推在令尊身上。即使有之。父有諍子。則身不限於不孝。浩明先生貴校長可講脩身孝字。豈非脩身之大道。自己不能以身作則。還可教人嗎。一個

會員起駁道你們也該原諒人家一些兄弟曉得浩明先生府上是他尊翁當的家一切都由他尊翁做主做兒子的該管父親的不是嗎那個說道由你說來令尊若要扒灰你也俯首貼耳認是孝順嗎說得大家都譁笑起來會長喝道維持秩序要緊維持秩序要緊又是一個高聲道諸君注意浩明先生豈非長成的大人在家裏怎說沒有主權況且他令尊的舉動論不定含着宗社黨的性質如今宗社黨首領升允勾結關東鬍匪希圖復辟政府方在搜捕逆黨的浩明先生賢父子若果是逆黨將來必爲一方之禍他是教育界的人破獲之後上頭還疑松江教育界都是餘黨請問會長那時擔擋得起嗎快請議長預先肅清免得後悔會長不依我們我們快聯名到鎮守使那邊告他一狀免得日後的連累衆人聽了都喝好好一般和浩明要好的起來斥他們擾亂秩序鬧得昏天暗地不成話兒會長也難以禁止忽聽堂上的壁鐘鏗鏘打了十二下一個人唱道你們休得吵鬧吃飯的時候到了我們要去咧這一聲比號

令還靈頓時觸動了衆人的空腸開會的時候把不得立刻大嚼好容易鬧得時候已到便鴉雀無聲軍無鬥志一聽搖鈴的聲音潮湧般擁出會場到飯聽上搶桌子要知鬧得什麼田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盤中殮餓鬼投生教員相 砧上肉落霞名勾美人腔

飯菜乃是四盆一湯四碗不到一鐘鐘桌的碗都空了有些還埋怨自己搶得落後四角錢未曾出本企通今天出了宿氣吃量更自健旺剛停了箸有個中年的人來招呼到一間隱秘的所在拍着他肩道老弟別鬧了你可聽我一句話你因他擠了位置累你失就我們好從長計議會長也想必答應的至於今天的事只好不了了之罷傳出外去連累會長面子也不好看企通道難道教我們自鬧一陣嗎那人道我話也沒完咧如今由會長主張教姓金的今天做了一個東道請請諸位企通想自己和浩明究沒深仇宿怨既有會長答應位置又敲他一頓吃落得承應便是鬧到極點自己終要在會長一般人手內

弄口飯吃的。便向那人道：老兄和會長的話，怎麼不聽？只是衆人不肯答應。那也怪不得我。那人道：只消老弟答應不愁別人了。企通點點頭。那人又向衆人去說。衆人想便是去了。金浩明也不到自己去補校。長與其被他人受用，落得一頓吃，又賣了會長面子。當下一口答應。不過菜水倒要論一論，不能隨隨便便的。如若待慢我們，只好向鎮守使署去告狀。浩明和會長等沒法，兩下疏通定了。每席四碟六炒一點心六菜的教赴宴的。簽名除了和浩明一路的外，足足簽了四十七名。一算共是六桌。忙差人到聽春樓去定了。和衆人說知地點。方才鳥獸而散。一到天黑，早把聽春樓擠得熱騰騰的。浩明氣得發昏，教說情的那人來做陪客。好容易挨到排席。大家搶着座兒坐下。企通這一席兩個國文先生名喚侯級生，萬代甫一個算學先生名喚蔣賽敬，一個理化先生名喚高良平一個體操先生名喚黃也武兩個鄉校校長名喚吳人第、鄭念劬、企通四下一看，不覺暗暗吃驚。因這七個之中三個半是驍勇健將，若不用盡平生

之力。怎能戰得他人。這時堂倌已上了四個碟。予一把酒壺。放在蔣賽敬和高良平的面前。企通想這個權利先要收歸。才是便伸手去拿那壺。道諸位。今兒雖不是兄弟的主人。然而這頓酒的來歷。兄弟是第一個發端。故而兄弟可算間接的主人。應該敬諸位一杯。說時。牢執着壺。免不得向人前各送一杯。斟得狠淺。方才向自己滿斟一杯。不防七人並不虛謙。一齊舉起箸來。把四碟的白雞生蝦。白肚彩蛋。卷去了大半。企通慌忙放壺。呷了杯酒。舉箸去。箝只箝了一塊白雞。一時辨不出是肉骨嚼了一口。負氣吐了。再去箝那生蝦。時衆人早第二次卷光了。企通沉着臉道。兄弟敬的杯酒。諸位何故不用。豈非看不起兄弟。吳人第道。怎敢。怎敢。不過飲食是各人的自由。兄弟歡喜先用。菜然後呷。酒企通不則聲。準備這回不落人後。堂倌上過一熱炒來。企通把眼光釘定一看。是蝦仁。不等放下。預備湯匙在手。豈知先我打算的。尚有人在黃也武說。一請字出口。一匙早送進口去。高良平道。黃兄慢些。別盪了尊嘴也。武又是一匙帶噎。

帶。說。道。權。利。豈。可。放。棄。的。要。不。放。棄。怎。顧。得。危。險。我。們。中。國。人。都。爲。怕。懼。危。險。也。不。知。放。棄。了。幾。許。權。利。咧。說。着。又。是。一。匙。早。已。空。了。幸。喜。堂。倌。又。上。了。蟾。腐。來。萬。代。甫。道。黃。兄。的。話。狠。是。不。錯。兄。弟。也。要。顧。全。顧。全。權。利。了。說。着。箸。匙。齊。下。冷。不。防。鄭。念。劬。把。他。一。拖。代。甫。摸。了。個。空。鄭。念。劬。連。嚼。幾。箸。笑。道。照。呀。我。倒。要。做。強。國。企。通。捨。着。酒。壺。來。搶。念。劬。見。得。疾。心。急。智。生。一。口。唾。味。唾。在。碗。中。把。匙。兒。舉。了。一。下。說。對。不。起。兄。弟。要。獨。占。了。衆。人。見。念。劬。滿。口。黃。牙。究。不。肯。沾。潤。他。吐。沫。的。滋。味。大。家。說。道。陳。兄。你。也。太。野。蠻。了。念。劬。笑。道。弱。國。眼。中。的。強。國。那。個。不。說。野。蠻。的。呢。說。時。一。根。根。的。蟾。兒。早。化。了。念。劬。的。蛔。虫。企。通。回。看。酒。壺。見。在。級。生。手。中。忙。道。侯。兄。你。我。兄。弟。之。邦。應。該。利。益。均。了。你。快。篩。篩。了。我。篩。級。生。果。然。篩。了。一。下。一。呷。乾。了。又。迭。次。篩。了。幾。杯。企。通。道。怎。不。交。我。級。生。道。拿。去。罷。接。來。篩。時。好。似。下。了。幾。滴。眼。淚。忙。提。着。喉。嚨。喝。酒。酒。堂。倌。更。拿。一。壺。過。來。說。周。老。爺。交。代。每。席。只。此。兩。壺。諸。位。少。爺。若。嫌。不。夠。請。拿。錢。去。另。買。企。通。罵。道。混。帳。給。

我滾下去。我老爺要酒。難道不給錢。你買。正在罵時。手內的酒壺。却被蔣賽敬奪了。去。賽敬的手。油滑。酒壺又滿。一脫。手掉在桌上。酒望。四下裏。躺恰好。八個人圍住。桌子。大家納嘴。在桌上。呷。竟不流了。半滴。別座的看了。有拍手笑的。其實也鬧得。可以點心。是新出籠的大饅頭。這些個。是聰明人讓着不吃。因爲菜的精華。全在六大碗。若吃了。饅頭容易把肚子寒。飽堂倌。狠是希罕。候着不敢來收。企通用手招他。前來把嘴。附着他的耳朵。輕聲道。你把的饅頭。留下。老爺要帶回去的。我自賞。你要是你不依。堂倌道。依的依的。衆人忙問。何事。企通道。我分付他。我們桌上的菜。揀盛滿的。送來。衆人遂不疑心。企通暗暗得意。想到。拿着饅頭。回去。阿大的娘。必然歡喜。點心上。過便是整菜。堂倌已送上來了。第一碗。乃是魚翅。肉絲。要算是整菜的精華。這番準備。交鋒非同小可。堂倌送上來時。也武是第一關。便條的一箸。下去。堂倌還沒放下。見來勢凶險。慌忙放手。一滑。丟了個空。把一碗。出色的魚翅。肉絲。一半倒在桌上。一半倒在萬代。

甫身上可憐。代甫新做的一件竹布長衫，累得不成樣子。一只手一個把也。武和堂倌拖住，罵道：「混帳忘八！我這衫兒是新做的，給你們弄得這樣，看你不賠。我和你倆拚命，衆人由代甫勸着，除了也。」武都用手在桌上衫子上撈那魚翅肉絲吃，還譁笑道：「你們鷓蚌相爭，我們漁翁得利。」咧代甫聽了，好不傷心。一時怒從心起，把桌子用力一推，說：「你們去吃罷。」拍的一聲，碗兒、盃兒、湯兒、水兒、一古腦兒送給地板。嘗新堂倌見不是路，連忙逃去。這時第二、第三道菜都已上來，被別座的中道撈去，說：「你們內亂不客氣，我們要瓜分了。」代甫等八人正乘着怨恨之氣，見還有五席都在你吞我嚼，一時火上添油，蜂擁般上來，爭奪多虧別座的各人保護，自己沒被蹂躪。館主和陪客的怕鬧出事體，忙去請周朗齋到來。朗齋前來看，又是氣惱，又是好笑，分明是墮入餓鬼道來。衆人見朗齋，究竟是飯碗主宰，不免有些怕懼。早文靜得多，朗齋也不便發作。因堂倌攪了代甫一身油污，代甫倒了桌子，掉去幾只碗蓋，各有錯誤，各不賠償，好容易。

散了一天雲霧。單表企通一溜煙出了聽春樓。懷着荷葉包的饅頭。想跑回家。中一時酒上心來。猛記着李齡娟的好處。好幾天沒親近了。乘着的酒興。便到他家客棧。這因辰光已晚。客棧的門也關上了。門首當着橋兒。橋來一盞半明不暗的路燈。一條街靜悄悄。地沒有行人。望着客棧樓上。靠東邊牕上。映着燈光。企通立定了脚。呆呆望。知道前樓是齡娟自己的臥房。想見齡娟在燈光之下。不是做女紅。便是看書。你怎知你的曾先生在下邊呢。素知齡娟的父親。不易惹的。立着不敢打門。只用脣兒撮了許許的吹。做叫子吹了一回樓上。似有聲息呀的。把窗開了。企通張着醉眼。望時不由老太的失望。原來是個婆子。企通的身子被樓陰遮了。那婆子望了一望。見沒什麼憑空的。罵道。小鬼頭。叫什麼。嚇得企通不敢則聲。剛待走開。忽然橋上轉過個人來。後邊有個下人。拿着一盞玻璃燈。那人一見企通飛也似的搶過來。喝道。你這忘八羔子。隱在這兒偷錢。還是偷花。企通見來得凶險。沒命的跑。暗中辨不得走了。小路追出幾

條狗兒來汪汪的叫。企通一顆心跳得不知所云。懷裏那包饅頭早跌了下來。都給狗兒受用。不言企通歸去。且表那人由下人敲了棧房的門。有人開了一直進內。連喚阿福去叫了蛋炒飯。快來裝烟。那人是誰。和看官倒有幾分認識。乃是西護塘的章雨霖。因劉翠琴傷處潰爛。加上咯血之病。不多幾時死了。雨霖懊悔轉來。已是無及。故此甚是鬱鬱帶了阿福到松江住了幾天。還要去到上海。當夜抽了成夜的烟。鷄鳴時方始睡去。剛一覺醒來。走進一個人來看望。一看是吳雙玉。雨霖倦眼矇矓道。雙玉嗎。昨兒我和公敷舜卿等喝酒。你怎不來。雙玉道。我家裏有些小事。沒在往西。十一點鐘了。要來不及。咧。雨霖在床上喝阿福。阿福忙上來侍候。雨霖一頭穿衣服。一頭吱吱唔唔唱詩句。雙玉道。這裏這個美人。你看如何。雨霖把頭搖了一搖。道。架子辣得狠。架子辣得狠。雙玉笑道。大凡女學生都是這般識幾個字。便要氣吞雲夢。其實也是紙糊的。老虎拆穿了。是沒什麼的像。這李齡娟在學堂裏。還算高材。你不見他見了人。

來總伏在賬櫃上看書的嗎。雨霖道他的紙老虎你拆過的嗎。我總不伏他的架子一個客棧老板的女兒有什麼獅子大開口。他在那裏看小說喜歡講情愛着小白臉其實小白臉的情靠不住的多見了我時不慳不尬的真是討氣我從前沒出天花之前買寶玉見了還要慚愧你還買我的老四比他不知上得幾倍倒沒那麼的架子。雙玉知雨霖脾氣如是不去批駁暗暗的好笑。雨霖又笑道小白臉不是說你你別疑心。雙玉道休得取笑他們這種架子我早看穿得多了。近來有一班家裏不高上的女兒去讀了書。狠是高傲要他嫁同等的人家。委實不願意高門大戶又攀不上。不得不搭起紙老虎的架子。惹人注目。好圖個滿意的婚姻。雨霖道說得狠是說得狠。是說時雨霖已下得床來。雙玉讓他去盥漱自己轉出房門。靠在欄杆上閒看。只見齡娟在那邊坐憩。問裏已梳過了頭。生得狠是瘦長體態。苗條面色雪白。一張瓜子臉。穿着青蓮色的膏布衫。加上一件元緞的背心。頭已梳好。還不住的望鏡兒照。忽聽他媽在

廚房裏喚着忙離了鏡兒應道。媽。我便來了。說着像水鰍兒的跑進廚房來。雙玉倒覺得甚好看。廚房在後樓底下的側面。靠在欄干上。不容易看見。又間望了一回。忽聽廚房裏發出一種狠好聽的聲音來。拆拆落落霞與孤鶯齊飛。拆拆拆秋水共長天一色。拆拆拆雙玉聽了。禁不住笑灣了腰。聽去原是齡娟拿了雙刀在砧上斬肉粥。裏只管念古文。念到落霞這一聯。越是得意。提高黃鸝般聲音。雙刀斬得緊湊。好似點板一般。雙玉笑着呼雨霖來看。女書獃子雨霖走過來時。早被齡娟覺着。把珠喉住了。不念羞得刀聲也亂了。雙玉埋怨雨霖道。都是你雨霖道。我這幾天聽慣了。記得前日在竈下燒火。嘴唱着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謹再拜言。少卿足下。一口氣念下。念到足下二字。用刀把一把稻柴送進竈門去。你想那麼個女書獃。豈不好笑。雙玉道。不是我說句輕薄話。這位先生到敦倫之時。也要搖頭擺腦的念書。咧。兩人剛在取笑。背後來了一人。喝道。你們幹得好事。引誘閨女該當何罪。兩人回身看時。乃是伯神隨。

卽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伯神也是好笑。伯神說起公敷的姪女劍珍。昨夜產難死了。你們可曾知道我們和牛笛仙雖不大好。然而劍珍是公敷所愛。我們也該去弔弔明兒。是大殮咧。雨霖雙玉稱是次日三人約着前往弔喪。要知劍珍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總帳靈幡失意得意 金樽檀板新人舊人

雙玉等三人約了前來拜奠。雙玉帶着親誼先拜。踏上氈毯外邊樂手早吹播起來拜了。下去笛仙和女兒芳官穿着白衣在孝帳下還拜。劍平也穿白衣做知賓帳裏嚶嚶的起了一陣女人的哭聲。雙玉如何辨不出來哭的大瓊也在其內不覺心上詫恨交加。知道牛家本沒他人。又是從魯家匯搬來親戚不及趕來。劍珍的娘家娘和舅母是早死了。只有舅母的女兒宋彩珠給與劍平的。是劍珍的表妹。又是弟媳。現在沒有過門。平常避嫌。少來。今兒得了凶信。理當前來哭奠。因是新婦不能隨便。所以還沒來。來了。他便去的。伯母馬氏。

是個孤僻的人不肯來顧問。這事子粹愛的黃媽向來受劍珍奚落，怎肯前來。還有幾個表姊妹，劍雅的姊姊利大瓊已嫁了人，不合來管劍雅。年輕懂不得事，所以獨讓大瓊守着劍珍的屍首。有客來弔和牛家的女僕哭泣。這時外邊拜的是雙玉，因被靈座遮住，不曾覺得。故此仍是哭泣。雙玉拜過，接着便是伯神雨霖拜過。之後有人招呼到廳書房裏。公敷也在那裏。其餘弔客也有十幾人。公敷指手劃腳講劍珍的能幹，剛在講他斥退強盜的一回事。衆人稱贊不絕。又講劍珍死的原因，因產的前幾天偶感風寒，深夜還在料理賬目，病便增劇，保了小孩，保不得大人，幸喜生的是男，還有一些希望。我替他起個名字，是念慈。兩字是要他不忘母親的意思。正在含悲帶說，阿寶有事來請老爺公敷。自去。衆人暗地議論劍珍的死，還帶着一種氣惱。他死之後，牛家內場都由楊大小姐料理。雙玉聽了，禁不得紅起臉來，假意沒有聽着。這時子粹的聘媳宋彩珠到了。衆人到廳前來看那媳婦，在靈前拜過，嬈進帳內，哭泣盡禮。過後大

瓊陪了到房內去坐。子粹也走了進來。因本是姑丈從小見慣的，倒不覺得生疏。子粹講了幾句，轉入自己這邊去了。忽劍平走了進來，一見彩珠，坐着便要退去。彩雲也別過頭去。大瓊把手一招道：「你又不是不認識的，羞什麼？」劍平也已十七歲的人了，孩子脾氣，雖沒脫盡然已知情識，性想着自己母親早死，父親遭那黃媽的蒙蔽，兀是傷心。如今姊姊又死了，伯父不管家事，妹子又小，孤若伶仃，沒個人可以說得，只有彩珠自小在一塊兒的。那年兩個母親主意行了聘禮，反致生疎。後來他的母親也去世了，幸虧他和一個兄弟奉着祖母，他兄弟在上海讀書，故今兒沒來。我那裏他一則是避嫌，二則爲着黃媽之故，自從姊夫家搬來，方始來過幾回，總不比小時的親熱。天不見憐，忽地姊姊又死自己完婚，不知何日便是一朝，討得家來，彩珠眼裏親見過黃媽是下人，怎能服他晚婆的架子，免不得干戈唇舌，弄個不安想來，狠是可怕。前晚起哭過了他姊姊幾次，今兒一見彩珠，更自感觸，不能問他句話，你的心裏怎樣？此時老

着面皮應了大瓊的話。走向一只沙發上坐下。歎口氣向彩珠道：「你前兒來姊姊還那麼好不道死得很快。咳！別人還好。只苦了我彩珠。因他的話指着自已只得答道：『可不是嗎？吃水米飯的人本來論不定的。不過姊姊這人何等賢慧。不像是短命的人。眞眞天不生眼睛。越是有福氣。越是與他爲難。放着不稱意的。倒不見得盡死。』劍平聽話中含着怨意。不由弔下淚來。忙用袖兒掩過道：『我說一個人必有一死。只消死的辰光有人哀憐也值得了。因爲年老而死人家好似應該死的。反不若年輕死的人人都說可惜。我的姊姊自他嫁了一向還算有福。沒受過人家的氣。偏偏死了。可惜的人雖少。也有人狠得意。彩珠不是。呆人早知他難言之苦。一時無從安慰他。大瓊知劍平意指黃媽。倒不疑心到自己。看他兩人各有一種言語。各不能說。彩珠正沒開交。忽見阿寶進來說：『少奶奶帶了小少爺來了。已在靈前拜過。哭得狠是悲痛。』少奶奶和小姐是從小的同學。本來要好。更兼觸動自己。怪不得哭的。比人利害。要進來。咧大瓊彩珠。

忙起來等着果見公敷的孤媳周朗齋的女兒由劍雅小瓊同着進來小瓊這時恰請了病假在家後邊一個乳娘抱着二歲的小少爺大家稱呼過坐少奶奶問着劍珍產難的情形大瓊說了一遍大家歎息這時劍珍的女兒芳官穿着滿身雪白頭上還札着麻布兩條小辮兒上也纏着麻走進來伏在大瓊膝上說肚子餓了姨娘給我東西吃大瓊教阿寶拿鐵罐裏的餅乾給了少奶奶呼着芳官道芳官你媽死了你哭麼芳官呆着不聲大瓊道怎麼不哭少奶奶歎道芳官是劍珍那麼疼愛的以後他父親怎不討後母後母善還好若是利害芳官小小年紀那裏吃得苦大瓊道可不是麼劍珍死的辰光還記掛着兩個孩子現在他媽既死我們和笛仙是狠客氣的了將來他爺討了後母更是遠了不過這兩個孩子我們和劍珍生時要好的理該照顧照顧少奶奶道大瓊姊說得是我看他爹家裏沒人再娶這件事也不能攔得久長的最好討的仍是親戚家姊妹又要能幹讓芳官姊弟不致吃苦我們也不致生疏下來大

瓊聽了別轉頭去回不得話。劍雅道：「你們別講這話。」芳官聽了又要哭了。劍雅語聲未絕，芳官果已呀的哭將起來。一把餅乾撒在地上，小瓊忙將他抱在膝上，替他揩淚。忽聽後房小兒的啼聲，少奶奶知道是新生的，要請去看大家一串兒進去。一個新來的乳娘在床上抱將起來，正與他吃乳。少奶奶便在乳娘手中看時，那孩子甚是壯大，面目生得圓滿。大瓊說了公敷取的念慈兩字，少奶奶一時觸動自己生孩子的情景，想着這種孩子都是苦命，不覺弔下淚來。衆人都垂淚一室，子悲慘的氣象。下人來請用飯，方始散了出來。開飯過後，便是大殮行事。女的自有一番號哭，公敷兄弟和笛仙、劍平，究竟是骨肉夫婦之情，也哭做一團。至於那種不祥的禮節，看官們家裏誰能免得，不必在下細表。劍珍的柩暫停，在東邊廳書房設祭之後，少奶奶和彩珠辭了衆人，乘着轎兒，家去弔喪的人陸續各散。上下人等都已人困馬乏。劍珍生產前後都是大瓊過來服侍，指揮婢僕如同家人。自劍珍死後，笛仙本懂不得家事，大瓊還脫不得。

下肩因爲避嫌教小瓊劍雅也住下今兒劍珍雖已入棺家裏仍沒個主腦笛仙堅留大瓊大瓊只得和小瓊劍雅答應暫住牛家一切錢財租米本在魯家灣老宅托帳房先生徵收現錢由劍珍經管臨死的辰光把賬目交代他父親子粹笛仙懂不得這事也情願讓丈人經管卽如辦喪一切開消由于粹分發內場的事笛仙領了錢却交代大瓊還有劍珍衣飾箱的鑰匙劍珍死後交與笛仙笛仙怕有遺失也交於大瓊下人們見大瓊來得個個聽他指揮這晚因忙碌了幾天衆人先睡劍珍的房間裏本有一張大銅牀一張中鐵牀大牀上便是劍珍死所小瓊劍雅畏懼不敢睡故教大瓊一個人睡他們倆倒鑽在鐵牀上笛仙睡在後房這時已敲了十下鐘小瓊劍雅睡得熟了大瓊獨在電燈下算今天的零用帳笛仙因覺困乏橫在銅牀上玩鴉片煙解悶抽過了兩筒閉着眼養神道你也困極了這勞什子的帳放在明兒算罷身體也要緊你是能幹的但也不贊何苦再煞來玩筒煙罷大瓊仍握着筆道我又不是你家長

用的帳房算給了。要交代的話耐煩。拖長日子。給人家飛長流。短道是得什麼好處。笛仙聽了。霍的起來。走到大瓊面前。捏了他的臂兒。道：「你說這話。我牛笛仙。究不是負心的人。總須依你的。你來。你來。別和我鬥氣。大瓊只得放下筆。由他拖在銅牀一壁。睡下。笛仙橫在原睡的地位。對臉受裝好的那筒煙。給大瓊呼大瓊呼了。幾下。說我多吸不得。便要醉的。笛仙自吸燒剩的那煙。燒完了。後笛仙道：「我早給你講。姓牛的自族。沒個敢問我長短。倒是我的丈人。不大好弄。難保他不以爲然。公敷可許你不許吳家的小子。不肯干休。總要弄個明白纔好。行事大瓊道：「大母舅。是把望我們不過的。雙玉這孩子。奈何我不得。只是你怕着丈人。狠是可笑。你這一層。弄清楚了。別憂我有甚糾葛。笛仙道：「這樣罷。你先問公敷。快把雙玉正式離了。我也好向丈人面前說得。等我過了劍珍的。五七慢慢想法。向他說。只消那黃媽在裏頭說句話。沒有不行。因爲劍珍在時。黃媽狠是怕他。只消通了個關節。必肯說的大瓊道：「只也容易。我看小母舅也不

敢難爲我老實給你說。從前在上海的辰光，他也轉過我的念頭，我沒有答應。他他有甚臉說我壞話。笛仙嘻的一笑道：「那麼說你一個人姓柳的，連乾兒子女婿，過多嘗試過，真是多多益善。」大瓊伸過手去向笛仙頸子裏，吐了一下道：「斷命爛舌頭的罵我，則甚。」笛仙縮了幾縮道：「算了，算了，我不敢，不敢。」大瓊道：「正經問你，劍珍可曾疑心上我？你面前有過話嗎？」笛仙道：「沒沒，所以我佩服你的手段，非但不酸，還當你是好人。」咧言猶未了，只聽間壁新生的孩子啼哭起來。接着乳娘唱着「囡囡寶寶，喚他睡。」笛仙禁不得想起劍珍，眼圈兒微紅。那鐵床上的劍雅被哭聲醒了，見電燈還開的耀亮，便道：「哥哥和大姊還沒睡嗎？」大瓊應道：「要睡。」咧劍雅倦得利害，管不得他們做什麼，翻轉個身，睡去了。次日公敷過來，大瓊乘個空兒說雙玉的事。公敷道：「我只好前去關說他媽，我去陪個小心，說你不見得嫁他的了。」雙玉如有別就，儘由他討，倘使雙玉仍舊要你，你只好不理着他，讓他自己要離。若教我逼他寫離婚憑據，那是不容易開口的。」大

瓊撒嬌道。那時都由你做主的。今兒怕你不給我做主。公敷道。知道。但是當時。你也有一半的意思。我纔敢做此番。是你自己主意。我只居於贊成地位。將來。別又埋怨我。然而是不至端的。當下大瓊催着公敷速去。公敷坐了轎兒。出城。到得吳家。雙玉的母親錢氏。當是公敷爲着何事。恭恭敬敬的接待。後來公敷說了來意。錢氏近來有些風聞。本在。不滿意。倒也正中下懷。况且聘禮都是公敷辦的。自己并不落去什麼面子上。亦說從前多謝寄爺作主的。我們本沒落去什麼。雙玉的意思如何。他總是不肯直說。他若肯罷休。便可遵命。不過有這一層。以後的婚姻。倒難攀了。公敷耐着道。當時我也以爲好意。豈知兩方好沒多時。竟搏攏不來。真是出我所料。如今事已成。事木已成。舟嫂嫂無妨。另外留意。如有高就。我再貼補一些。我也給雙玉留意。便了。錢氏道。等雙玉回來。我把寄爺的意思轉述。便了他若回得轉心。教他自己前來拜謝。公敷知語含譏。諷。匆匆辭了回來。告知大瓊。當日錢氏把公敷前來的話向雙玉說了。雙玉一頓。

心還沒死。一夜的翻覆不安。次朝來見公敷。公敷道：「這不干我的事。你自己不好。你儘可另覓個對意之人。和他正式離婚。」雙玉道：「我不過因我沒錢便反臉不相識起來。我知道他希冀嫁牛笛仙。其實他從前逼着我窮漢。却是何爲。今兒倒不由你寫意。公敷道：「你也休說這話。他自己說不是。勢利人愛你的辰光。你也并非得意。若是當時你有錢。如今沒了。就此反覆。才算是勢利。然而你自己問問。不是依然故吾麼。其實一個女人嫁夫。不過圖個快樂。希望丈夫得意。也是這個意思。若這丈夫不知感激。不圖長進。難道自己不會清靜。專要等個丈夫去過苦日子麼。你呢。他早知道底細的。然而賺錢。究竟是要緊。事體。去年爲上海的事。你忤了他。他終是不如意。要知富貴利祿。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莫說你有笛仙的家產。便有了我這些。他也不憂愁了一夕。話氣得雙玉頓口無言。公敷又道：「總是你性質太笨。我也不能和你作主。你等。一下我喚阿寶請他來。與你面決罷。說着。不等雙玉可否。早命阿寶去喚。不一回。大瓊姊妹同走了。」

了。雙玉對着房門坐着。只見小瓊向自己笑了一笑。大瓊板起臉兒。一屁股坐在公敷睡的床上。公敷道。我們今兒有話大家說了出來。免得爛在肚子裏。變病大家總要原諒一些。要念着我當日撮合的苦心。才是大瓊聽了。不則一聲。把臉兒朝帳裏坐。公敷上前扳他的肩道。你怎不說。不知大瓊已抽抽咽咽的哭了。小瓊在旁向雙玉道。你自己也太拘執。阿姊。怪你沒事做的是好意。你偏不聽。不尋件正事做。做一味閒散。反見怪着脚尖兒。也不蹴來。何怪他要怨命。咧。大瓊帶哭喝住道。你說的什麼。小瓊便不響。雙玉一時辨白不得。只說一句。我的心是天曉得的。說了便停住也哭了。大瓊向公敷道。我道你喚我甚事。我又沒死。爲會要人家來哭。公敷把指兒擊着頭歎道。糟極了。糟極了。恰好笛仙差下人前來請大瓊過去。大瓊揩着淚兒。便去。小瓊因有顧忌。只得跟了去。公敷向雙玉道。罷了你當了面自己又不說一味裝着女兒腔。過此機會。我也沒法由你自己去辨罷。雙玉如夢方醒。索性不答乾了。眼淚別了。公敷來尋愛卿。

等人說起此事。愛卿是第一個性直人。說當時你也該商量商量。我們不至於吃苦了。又聽將要算計牛笛仙。不覺懷恨。公敷憤着好告明子粹。教子粹不放。笛仙上當。其實子粹也耳有所聞。乘着愛卿一番告訴。便去喚笛仙前來告誡。一頓說劍。珍死不多日。你忍心幹這等事。我意思你的續娶是不容緩的。然決不能娶這等人家。笛仙素向畏懼丈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好容易跑得回來。大瓊問着何事。笛仙氣呼呼說了。大瓊笑道。女兒死了丈人的關係。早消了一半。還怕他則甚。一個人有了錢。連討老婆的事。還要他人拘管。豈不可笑。難道除了這兒。飛不到別處去嗎。我明兒起也不願住在你家了。我家妹妹病好了。要到學堂裏去。我少不得送他往上海。免得住在這兒。討人家的壞話。笛仙說我也同你去。到得次日。笛仙和大瓊姊妹。竟到上海。劍珍的首七還沒過。咧他們去後。害得議論紛紛。且說三人到得上海。住了新旅社。恰與章雨霖、魏伯神同一旅館。這晚雨霖在一家堂子請客。面約了笛仙。不得不去。到得那兒。客早

齊了數中有嚴仲武柳兆雲等人兆雲也是紈袴子弟新和笛仙相識擺上檀面堂差陸續到了金素寶也在其內一個客人與兆雲薦了新出來的天影閣來得獨遲豈知和兆雲一見都嚇得面如土色話也說不出了衆人皆莫名其妙一齊喝道原來你們是老相好咧要知是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亂石半棺充玉骨

帶丸一粒當香糖

兆雲一想不好天下面目相同的也有決不會遇鬼的別冒失失鬧了笑話連忙極力忍住假作沒有這件事豈知天影閣也是最機變的人自己是吃堂子飯了臨到這時便跑也跑不到什麼的地方去一跑反而自露馬脚不如硬着頭皮充他一充天影閣把眼前充了過去以後再想別法主意既定忙把驚慌的神氣收起操着北京話招呼薦給兆雲的那個客人問那位是明柳的那客人向兆雲指了一指卽去兆雲背後坐下跟局的阿姐也莫名其妙照常的立在旁邊因爲天影閣做北方客人京話本來會說倒不以爲異便是薦給兆

雲的那個客人前天才由人薦給他自己只叫過兩個堂差也不大熟悉天影閣是南人還是北人在兩人大驚失色的當兒衆人又鬧了一聲兆雲神次昏亂沒曾留意天影閣失色與否天影閣是何等人面色還復得快坐下淡淡的招呼兩句衆人說你們是老相好嗎兆雲聽天影閣官話純熟想着一人死了無有再生之理把疑心平了一半忙答衆人道說了恐使這位先生見怪他的面貌很像亡妻但是已死了三年了今天見了這位先生不由驚異起來其實是今兒初次見面你們別說玩話惱了這位先生還是兄弟的不是衆人道原來如此我看兆翁有一段姻緣在他身上可以彌補缺憾了兆雲沒答話天影閣忍得鐵青着臉裝了一個笑容道你們別胡說我那有福氣像柳少的奶奶咧說了弄那手帕兒又不說了烏師已來唱了一段二簧兆雲又想此中倒有蹊蹊當着衆客面前終不能發作何不將從前的言語試他一試便知端的因裝着半醉的把桌子一拍道咳我去了便回來的你會這樣伸武道兆翁休得

傷心。天影閣這一來提起他的舊情來了。待我解勸說道：人已死了，跟上去也沒中用的。何苦如此？天影閣一聽，暗裏喝聲不好，極力把外容忍住，假作一毫不覺的樣子，笑道：你這大少怎麼埋怨起我來？真是罪過。我又沒見過柳少的。奶奶難道有意裝做他嗎？兆雲斜轉看了，看道：對不起，我不瘋了。天影閣趁勢立了起來，說我也對不起，還有三個堂差要轉咧。柳少和諸位停了一回，都請過來，別客氣，說着帶了跟局的，便去走到房門口，把手帕掩了眼兒，走得狠是匆促。兆雲等他去後，不知怎的，又冒上心來，愁團又亂繞了，眼前禁不得把桌子一拍，大叫一聲，連人帶椅翻在地下，嚇得主人、客人和房間裏人手足無措，慌忙扶了起來，睡在沙發上。兆雲推着酒醉不便將心事說了出來，一屋子的人都歎。兆雲那麼多情，不忘亡婦，可惜那位奶奶竟先自死了。這天影閣怎麼面貌相同，很是奇怪。如能將錯如錯，倒是一段佳話。有人問房間裏的人，你們可和天影閣相熟？他到底是南邊人，還是北邊人？回說：我們在場面上，見是見

過幾回的。他在上海還是第一節出來聽說是嘉興人到天津去做過生意。現在生意倒還好。兆雲雖氣得爛醉。眼睛閉着。心中還是明白衆人的說話。都聽在耳朵裏。聽到嘉興人這句鑽到耳朵裏。益發快。只說不出苦來。當下散場之時。由仲武送回寓所。這一夜。兆雲酒醒過來。如何睡得去。想起三年前往河南的景象。臨行的前一夜。妻子王氏素秋哭得怎麼似的。我們倆雖是長大了。成婚以來。是第一次離別。怎禁得悲傷。本定十個月方回松江的。豈知在河南當差了四個月。家裏信來說。素秋死了。死是死在嘉善娘家。自己接得信時。棺木早盤到家裏了。那時痛哭一場。人已入木。回去亦不夠見面。索性不回去。免得見了傷心。這年在河南挨過冬春。間回來見了棺木。不免哭奠一番。問明家裏方知自己到河南。他便家去。沒有回來。過接得他家信來說。已是大殮過了。因為生的是時疫。天氣大熱。一天便要腐爛。更兼容易傳染。故此當日入木。我家差人去時。見不得屍面。只得領了棺木回來。自己因素秋一向伉儷情深。並沒

什麼疑心。只有悲傷罷了。又往素秋家去。丈人丈母待得和素秋在時一般。說起素秋大家哭泣。說來病情也甚和合。一種猛烈的時疫。確有此種情形。更兼當時自己不在丈人家。道還好。這女兒是疼愛不過的。所以不等我家去收殮。也有其事。這麼聽來。感激丈人丈母不盡。還有半點疑心嗎。後來回家把素秋的棺木出去。暫厝在祖坟上。自己萬事灰心。河南也不去。三年以來也沒轉到續娶的念頭。不知怎麼今天碰見這天影閣活脫是個素秋。不過操的是北京話。他自己不甚驚慌。想來沒有素秋未死之理。何如容貌態度一些沒有錯處。更兼堂子裏人說他是嘉興出身。嘉善不是屬於嘉興的嗎。還有一層堂子裏的。除了北面客人無論何幫出身。也要打着蘇白的。我又沒操京。我話他偏操起京話來。因蘇白容易露出家鄉口音。好似借京話掩飾的。有這二層情形。倒着實可疑。埋怨自己沒有問個明白。准備明兒再去叫來。好慢慢的探聽。次日自己在一家酒樓請客。請的即是昨晚的一班朋友。飲至中間大家飛箋徵妓。

兆雲又叫了天影閣。豈知天影閣來時已換了一個人。乃是個小先生。跟局的倒仍是那個阿姐。兆雲問爲何教他代局。阿姐說：「昨兒的天影閣忽然生起病來。此刻不在生意上。柳少望願亮一些休得見怪。」兆雲聽了暗說：「奇怪無心與那小先生招呼。任他們坐了一回。便去心中打量。今天忽然避着不來。莫不有些意思在裏頭。不過天影閣是生意上人。堂子裏有堂子裏的規矩。不能冒冒失失的。他既托詞有疾。便趕到他家去。我又非相與的熟客。也不能硬要見面的一時。沒有法子拆開這個悶葫蘆。計惟跑回家去查究一個明白。如果有甚怪事。再到上海求捕房偵緝。怕他漏出網去。主意已定。這晚胡亂過了一夜。次日便趁車回松江來。到得家裏。與他母親計議。母親也說有可疑之處。因爲素秋自你出門之後。便自回去。一去數月。並沒回來。等到了他的凶信。你的哥哥奔去。已是收拾過了。當時我狠不以爲然。因你在河南。我一個人不便前去。發作。後來你回松江事已過了。你們夫婦向來思愛。我不願意在你傷心的當

兒說別的話如今聽你說來天下那般奇巧的事近來人情鬼蜮難保沒奇怪的事在裏頭兆雲道話雖如此然而去問他母家難道肯說的麼要往上海去尋問總要自己弄清楚了才算只是一時之間倒又容易水落石出後來他母親想出法子說如果要知其究竟只有開棺的一法好在現在是共和世界開棺的罪不見得是殺頭的我家的祖坟遠在天馬山只消我和你坐了船去那棺兒又浮屠着狠容易開的給幾個錢與看坟的教他開看這看坟的已和我家看了幾代便開脫後沒有別情大不了換了一口棺木多給幾個錢與他們決不會傳露出去倒是家裏的人暫且不能給他們知道恐怕被嘉善王家得知倒大不方便兆雲起先不忍奈除了這條計策實無別法便依了他母親叫了一只快船直到天馬山祖坟上早有看坟的老兒迎着見兆雲母子來得突兀狠是詫異兆雲母子教老兒別忙呼喚到隱秘的所在說明是開棺來的因不好說在上海看見什麼只說好好當時死得有不明白之處如今少爺有了

些線索。故而要開他。一看那老兒起先似乎不肯聽。太太說得真切。只得應允。講定廿塊錢包開包蓋。老兒同着三個兒子去開教。老妻和媳婦望風素秋。的浮厝在祖坟之後。上頭密沈沈掩着松柏幾枝。四圍都是楊樹結的籬。落正面是墓道的門口。把門鎖上。倒不怕人家闖入。兆雲母子立在祖墳邊。催着他們父子動手。看他們七手八腳扒去了浮厝磚瓦。散了滿地棺木。還沒有壞處。老兒同他兒子還要手軟。又被兆雲母子催着。只得用鑿兒起了四角的竹釘。很命把棺蓋抽開了。裏邊又閉濕兩扇小門。大家縮手不肯去開。老兒分付阿大道。你開阿大。只得上前去開。只聽一聲響。把阿大嚇得魂不附體。原來是阿二有意作弄他。把鋤兒在棺邊猛擊一下。門却近沒開得。阿大破口大罵兆雲母子。道。正事要緊。你們別弄玩意兒。老兒和阿三也偏派阿二。不是罰他去開阿二。把手捏緊了鼻頭。上前很命的一掀。不掀。猶可一掀。個個喚聲。阿呀。原來那有什麼屍首。只裝着半棺的亂石。兆雲母子方知的。上海天影閣。不是王素秋。

是誰不由大恨他的父母。兆雲還懊悔自己當面錯過當下教老師頭倪把棺木照舊蓋好加意照顧。等到那時還要做個證人隨把廿塊錢付過臨行又叮囑一番乘船回家。船中母子計議若現在往縣裏裏告狀活的素秋還沒拿得王家怎肯伏罪自己反要坐私開的罪名只宜暫不聲張趕望上海偵緝如者見面拖他到巡捕房中間個明白然後往縣裏訴明了前去驗棺再請追究案原從公辦理豈不是萬全麼計議定當到得家裏只推着看望墳墓毫不流露兆雲卽忙往上海來落了客棧先來看望朋友雨霖笛仙都沒回去兆雲不與告知只喚仲武到自己棧房裏因仲武在上海甚是熟悉故與商量仲武道我先去探一下虛實如何兆雲稱好仲武直到天影閣的家來只見天影閣的牌子仍掛着進去問時只有接替的小先生天影閣問起那個說到天津去了節底要回來的仲武回來告知兆雲兆雲甚是懊悔仲武道他前天見了你生意上必早跑開了你要我今天去問他怎肯見我呢我想天津句話未必是真人呢

或者還在上海不道上海那麼大人那麼多一時何處去找但是事不宜遲遲了恐怕往別處藏去依我的意思還是請教包打聽較為妥當兆雲稱是又道包打聽是不容易請教的我又不熟仲武道我倒認識幾個可以介紹等明兒早上到一樂天茶樓去會他們你暫且不必難過笛仙約我在新世界何不同去逛一下子兆雲也依了兩部黃包車坐到新世界買票進內已是人山人海在新戲場上找着笛仙笛仙是和大瓊來的仲武兆雲也趁個空位坐下只見雨霖也來了坐處隔得甚遠雨霖旁邊坐着一個漂亮的女人看來不是人家害得雨霖意馬心猿故意和他攀搭十句中只有一二句答應恰好賣食物能經過雨霖買了包口香糖折來塞在那女人手頭那女人倒取來吃了雨霖不禁狂喜只見他在袴袋裏一摸摸出一粒圓的東西雨霖知道也是什麼糖授來還答自己喜得怎麼似的忙接來向嘴裏一送不覺喝一聲阿呀慌的吐了滿地那女人倒軟笑了一陣要知究是何物並後事如何且聽二集細細分

解。

(初集終)

●本書第二集目錄露佈

- | | | |
|------|-----------|-----------|
| 第十一回 | 家鷄野鷺認不明 | 流水落花偶然會合 |
| 第十二回 | 使酒罵座羞煞新劇家 | 究底尋根替晝離婚策 |
| 第十三回 | 美玉郎桐陰自訴 | 小天墻床下尋仇 |
| 第十四回 | 探賊巢單身殺賊 | 闖花窟雙掌摧花 |
| 第十五回 | 正言規姊姊險墮珠胎 | 片面認娃娃遺金飾 |
| 第十六回 | 一舸鑑湖潮兩造不屈 | 半瓶鎮江醋四處難容 |
| 第十七回 | 假名士自傳羣芳譜 | 大主筆吃打小花園 |
| 第十八回 | 局票飛回憤添蠅字 | 搗臺打去誤捉雌兒 |
| 第十九回 | 一千元曲譜鳳凰樓 | 十五夜妒傳鸚鵡語 |
| 第二十回 | 手反爲雲手覆爲雨 | 竊國者侯竊鈞者誅 |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風流集

(李警衆編)

(元二角)

是書搜集近今名人香艷之作如樊山實甫等多爲世未經見者加以抉擇附以說明如詩話之例實集豔體之大成極才人之能事讀之如親芳澤真個銷魂凡具審美觀念者幸速購閱當能撲去俗塵三斗也

版權所有

隔簾花影錄 卷二

中華民國九年一月出版

六〇

隔簾花影錄初集

全二册
定價洋五角

著作者 華亭叟紅生

校閱者 墨溪漁隱

出版者 二西山房

印刷者 振華書館

發行者 振華書館

總代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泰東書局
一百零四號